

01 喝得高貴 聊得八卦



豪氣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都開起了各式茶室、佈起茶道。

每間茶室都別有格調，越闊氣的越空——雕飾鏤刻的木格窗花通天到頂，米咖色竹簾垂天落地，座位是蒲團，沒有點練過瑜伽的底子，咧開的腿一會就麻了。

讓我歡天喜地、垂涎三尺的，是花樣繁多的茶具、千姿百媚的插花，我拍起照來總是沒完沒了。不捨得在這好地方閉眼冥想，當然顧不上參禪、放空了。

我不會品茶，喜歡喝茶，可能每天都喝吧，也許成了習慣，有時候，不過是折騰各式各樣的好看杯子。

英弟《廣東的茶館》（《人間世》一九三五年第三十三期）裏描述了廣州茶館的由來和等級：

最早街邊巷口遍地開檔的，叫二厘館，專供販夫走卒打發時間，發牢騷、聊八卦，賣的東西特別便宜，可謂最接地氣的百姓日常去處。

「他們挑擔拉車之餘，得此時間休息吃食，真是地獄中的天堂了。」喝茶，成了生活的必需。

另一種就高等些，叫「茶樓」，一般設在樓房的二三層及以上。廣州人稱飲茶為「上高樓」，上茶樓不光喝茶，還包括了吃點心，茶樓愈高則茶價愈貴。

再來就是新興的，叫「茶室」，賣的東西比茶樓還要精細，茶價貴得可以。房間裏的家私名貴得很，地方更加清潔。

「一切一切都舒服極了，不過就是價錢貴一點兒。可是，這並不相干，光顧的盡是政客、闊佬、公子小姐。」

二十多年前，廣州的茶樓可要比現在多很多，價格高低不同，親戚朋友來穗，肯定要上茶樓，一大桌點心夠聊一個上午，茶樓從來沒安靜過。

現在地貴租高，鬧市裏的普通茶館漸漸就少了蹤影。

今天，新的「茶室」更高一個台階了。

怎麼過的人生。

真愛喝茶的，仍是生活的必需。

我樓下小賣部的潮汕阿伯，兩平方米的迴轉地，無論什麼時候見到他，都守在他的一方茶盤前，功夫茶杯不離嘴。

喝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被高抬。

人在道中，而不知道之存在，什麼時候喝茶成了通向人生感悟的天階了呢？

星巴克教會了我們，在星巴克空間喝咖啡，已經不僅僅是喝一杯咖啡那麼簡單，那個叫「第三空間」——所謂家庭居住為第一空間，職場為第二空間，喝咖啡演繹出供個體釋放自我的第三空間，人盡皆知。如今，這個第三空間早已成為現代商業態的所謂戰略規劃了。據說，衡量一個城市最能體現多樣性和活力的，就是這樣一塊空間。

因此，現在的新茶室，品茶之外，開花道課，或教瑜伽，或練書法，或繪畫培訓，價格再貴一點兒也不是什麼事兒，關鍵是有了這樣一個高格調的空間。

二厘館的那個年代，人也不知道是



世間最美
莫過等待
花蕾盛開
果實成熟
佳音有信
遠人歸來
……

就這樣靜靜地坐着
莫負了這一杯茶
端平了小杯滿
空空去放得下
就不遠送了
沿來路回去
小池邊
也許會撞見



一朵野荷花
我想有一所房子
小小的
可以容下：
孤獨

野花
松風
偶爾的雨點
……

夜半的時候
月光凝白
此時的溪水才可以淺唱

我想我可以種一樹桃花
春天的時候
溪水會泛起溫暖的顏色
這種淡香的水流

會奔向村莊和城市
告訴遺忘節氣的人們
只要心還有一分逍遙
便可以領回
十分的春天

……
一個人
一場雨
天餘事
隨意小臥
便是桃源

——引自和堂空一《由心》集、
《且慢》集





高考第二天，為慶賀孩子旗開得勝，所有中學門口的媽媽們組成旗袍黨，蔚為壯觀，爭奇鬥艷，烈日烤焦了花色。

這時候，能鎮得住場、穩得住氣的，估計得是「陰丹士林藍」吧。

看看那個年代，鋪天蓋地的月份牌中的「陰丹士林」布廣告吧。

我很快樂因為我所穿的衣服完全是用永不褪色的各色「陰丹士林」色布所做。每碼都印有這樣的「陰丹士林」布邊印記。

瞧，近一百年前的優秀廣告：沒有囉哩囉嗦排列功效一大堆，商品屬性直

接上升精神塔頂，和快樂聯接——「穿了就快樂」，高。

於是，我們說，陰丹士林旗袍真的好美。

但不是所有的藍色，我們都會為之迷倒。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大陸都被稱作「藍螞蟻」的年代，美不美？「藍螞蟻」一說，源自意大利人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拍攝的紀錄片《中國1972》。當他首度進入中國時，看到滿街人着清一色藍布衣服，便稱中國人是「藍螞蟻」。這樣的藍色恐怕不會讓人感到美。

事實上我們從未曾離開過這種藍色——祖先們最早從植物染色提煉出靛青作為紡織品染料，讀書做官穿藍衫，即使今天的少數民族地區，苗族、侗族等的蠟染和扎染藍印花布仍在以靛青為染料。

這種靛青，近似黑，比黑淺，下得田地上得學堂，耐髒耐洗，這本是百姓的日常。牛仔布不也是這樣？

有時候，一種顏色，是無法選擇、無可選擇的。生存決定審美。

習以為常，無法時尚。

「陰丹士林藍」的產生算是偶然中的必然。

對的顏色、對的時期、對的載體，不火才怪。

發明陰丹士林這種合成染料的德國化工公司，為了打開中國尤其是上海的市場，看到中國人喜歡穿藍，就以諧音取名「陰丹士林」。陰丹士林大概有七種顏色，只不過莊重、沉靜、樸實的青藍色，恰好迎合了中國民間百姓喜好藍色的習慣。

晚清民初時尚界最大的事就是女學堂興起，中國女子第一次走向社會，雖說在世界女權運動歷程裏算姍姍來遲，可也算提前入世了。

女人們發動的一切的改革，首從服



下圖：20世紀40年代《家庭課子圖》中的陰丹士林旗袍，尤為能體現當時倡導的女性賢德

上圖：宣傳陰丹士林布的月份牌





丙申陸梅





飾開始。學生們的標配漸漸成勢：一件乾淨素雅的陰丹藍布褂子，短齊膝蓋頭的印度綢黑裙子，長筒麻紗襪子，配一雙刷得一乾二淨的藍球鞋。

這種「潤物細無聲」的陰丹士林藍做成的旗袍，到民國中後期，成為高等學校女性師生的典型服裝。

汪曾祺曾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寫道：

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

我們習以為常的簡單潔淨的陰丹士

林布，裹在葱嫩乾淨的女學生身上，那股清純，那份純樸，在男人們眼裏別提有多誘惑，很快便成為了社會和男權注視的焦點。

有誘惑為證：

徐志摩曾在某個月夜對陸小曼低語：我最喜歡你穿一襲清清爽爽的藍布旗袍……

這下不得了，一時間，「家家姐妹費商量，不鬥濃妝鬥淡妝。想是名花宜素艷，一齊淺色看衣裳」（黃式武《淞南夢影錄》）。

妓女和太太們爭先恐後，紛紛效法，裝扮成學生樣的時髦。更有意思的





是，也有女學生效仿妓女穿着的。

藉用梁實秋在《關於衣裳》提到過他印象中關於衣服最徹底的話：

我們平常以為英雄豪傑之士，其儀表堂堂確是與眾不同，其實，那多半是衣裳裝扮起來的。

同理，以着文明新裝掀起的民主運動，衣飾是革命了，可作為女人，內心依舊包裹着小腳，服從着男人的欣賞觀，裹上端莊靜雅的陰丹士林藍布旗袍，想要呼喚的不過是內心渴望被誘惑的魔鬼。

還是女人最懂女人，王安憶《長恨

歌》已點明：

貞女傳和好萊塢情話並存，陰士丹林藍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出走的娜娜是她們的精神領袖，心裏要的卻是《西廂記》裏的烏鶯。

這份既開放又內斂、既時髦又保守的「陰丹士林」美啊，只屬月份牌世界裏那裊裊婷婷的美人吧。